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三十回 合歡亭眾美團圓

話說石珠次日早朝，即宣弘祖眾人入內，加封官爵。不一時眾臣俱到，拜舞已畢，分立兩傍。只見一個黃門官俯伏於地，奏道：「朝門外有個道士，飄巾大袖，卻是生得圓眼長鬚，說道要見陛下，不知卻是為何？」石珠心下也想不起是甚麼人，只得傳旨宣他進來。不多時，那個道士早已來到階前，望見石珠，也不行君臣之禮，只把手拱道：「妹妹，別來無恙麼？」石珠仔細一看，認得是吳真人，吃了一驚，慌忙迎下殿來說道：「吾師一向在何處？今日臨凡，必有所教。」吳禮說道：「我當初授你天書，原叫你輔佐神霄，不期你竟自登大位，貪戀紅塵，把本來漸漸迷失，深為可惜，故我特來渡你歸仙。」那石珠原是有根氣的人，聽了吳禮這些說話，不覺恍然開悟，隨向吳禮謝道：「若非吾師指引，險些墮落塵埃。」其時眾臣俱在朝中，見吳禮要度石珠，大家悶悶不悅。那呼延晏不管好歹，大聲嚷道老呼甚是來得快，是當年李大哥再來：「陛下甚沒主意，我等辛辛苦苦，方才定得江山，正欲君臣同享富貴，怎聽了這個鳥道人發這等沒結果的論頭？索性將天下還了晉朝，大家齊散伙罷。」

吳禮聽了，微微而笑，一面對石珠說道：「汝殺戮太多，即日不能選舉，須歸惠女庵中修滿三年，方得飛升上界。吾今先去，汝可速來。」說罷，化作清風，寂然不見。

石珠隨將寶位傳與弘祖。弘祖不敢再推，即日登極，號為漢王。石珠即便改妝櫛沐，正欲動身，只見袁玉鑾與陸鬆庵俱作道扮，一同走來說道：「我等願隨主上修真。」石珠見說，一發歡喜。即時辭別眾人，三個跨上坐騎，望前進發。弘祖與眾將送出晉陽，揮淚而別。正是：

蒼龍闕下來相別，白鶴山頭去不回。

石珠三人行了多時，看看來到發鳩山下，竟入惠女庵中。三人把眼一看，只見青鬆翠竹，淨榻明窗，竟像有人灑掃端正的一般，三人十分歡喜，隨將行李搬入庵中，安放停當。這日就覺得身心灑落，散慮逍遙，三個喜之不盡。從此努力修真，並不懈怠。不覺修了三年，功行圓滿，一朝仙樂來迎，三人登時選舉，並入玉峰洞中為仙。正是：

指日丹成謝岩石，一朝選舉入天門。

且說漢王那日登了大位，即封石勒為趙國公，烏桓為國丈太師，於晉陽城中起建太師府第，侯有方封為護國軍師，稽德封為鎮國軍師，左丞相陸靜，右丞相拓拔珪。王彌、聞人彥、赫連勃勃、蒲洪、李騫、沮渠蒙遜六員上將，俱封王位；石宏、段琨、慕容廆、呼延晏、桐凌霄、姚仲弋、崔賓佐七將，俱封侯位；李雄、符登、桓彝、費廉、烏宣武六人，俱封伯位；王子春、王濬俱封值殿將軍。只有俞魁兄弟三人，不肯受爵，情願歸閒，漢王款留不住，立賜黃金千兩，彩緞百段，差人護送還山，俞魁三人拜辭而去，自不再說。百官也都謝恩出朝。

漢王退入後宮。原來烏後已懷六甲，這日臨盆，生下一個太子。只見宮中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滿體紅光掩映，生得十分端厚，且又秀美異常。漢王一見，喜之不盡，親手抱弄，即時傳旨，大赦天下，秋糧夏稅，各免三分，取名叫做劉曜，後來長大又與石勒共國事業，此是後話，不必細說。

到了彌月，諸臣入朝拜賀，漢王即命設宴款待。朝臣飲酒之間，忽然想起父母尚在平陽，十年不知音耗，隨命石宏、段琨，帶著香車、寶馬，二十四名內臣，竟至如賓鄉迎請父母。二臣領旨出朝，星飛而去。不覺已到平陽，二人因是去過的，所以竟不問人，直至廳上。只見一個老家人在裡面踱將出來，看眾人，隨即問道：「你們這些軍官是那裡來的？到此何干？」石宏開口說道：「我們是晉陽來的，你家小相公已得了天下，今差我等前來迎接太王，你可快去通報。」那個家人聽了此話，沒命的跑入內邊報知員外。那員外與封氏正在思量兒子，忽然聽得此話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只得整衣出來，問個明白。不曾走出廳上，只見兩個將官並二十四個內侍，一齊伏於地下。劉員外認得是石宏、段琨，連忙也跪下去說道：「二位請起，如何行此重禮？請問小兒身在何方，二位到此果有何事？」二人便將始末細細說了一遍，劉員外十分歡喜，即入內邊說與封氏，夫妻快活異常，即時排宴款待眾人，一面擇日起行。不期石宏身子不快起來，不能前進，只得尋一道院歇下又有一段姻緣，止得段琨一個護送太王。一日到了都城，漢王排駕出城迎接。到了朝中，漢王接了烏後一同拜見，登時送入永安宮中，設下御宴，與父母歡聚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石宏留於道院，隔了幾日，也就好了。這日，只聽得西廊之下，有人哭泣。石季龍不知是何緣故，出來觀看，只見一個媽媽年約五旬左右，領著一個美女，扶著一口棺木，在那裡悲哭，又有一個家人並一婦女，緊緊的跟在身邊。石季龍又走近幾步，將那女子一看，只見生得：

美如珠玉，淡若煙雲。眉似春山，眼同秋水。淚濕香腮，卻似梨花帶雨；嗚嗚悲泣，猶如鶯轉喬林。

真個是：嫋嫋身軀同弱柳，嬌嬌粉面勝芙蓉。

石季龍看了半晌，不覺目蕩心搖，心下想道：如此美人，豈不是天姿國色！我石宏血戰十年，以出九死一生，若得這個美人為配，亦不枉人生於世。但不知他曾定人否？道士必知，只去問他便了。隨走人去向那當家道士問道：「方才西廊下有兩個女人，在那裡扶棺哭泣，卻是誰家宅眷，你可細細與我說明。」那道士便明明白白的說道：「這是裴使君的棺木，那哭泣的是他夫人、小姐。原是晉陽人氏，使君因做清官，所以蓋棺之後，一貧如洗，又無親戚照管，遂至流落此間。今日正是那使君周忌，前來作享，所以如此悲泣。」季龍又問道：「這小姐曾定人家麼？」道士道：「人家倒還未有。」季龍聽見未有人家，心下暗暗歡喜，隨即說道：「我倒也是晉陽人氏，未有家室，意欲結為秦晉，煩師父執柯，不知肯否？」道士道：「這卻甚妙，等我就去說說看。」去了一會，走來說道：「奶奶請相公前去說話。」石季龍知道有些妙處，即歡歡喜喜跟他出來。

那小姐已是上轎先回去了，止有奶奶坐在那邊。兩下見了禮數，奶奶即便問道：「尊官姓甚名誰，家居何處？到處有何事幹？」石季龍躬身答道：「小生姓石，字季龍，年方三九，乃是漢王位下功臣，奉旨來迎太王，偶感寒疾，不能前進，所以耽擱在此。不知太太在上，有失瞻謁。」奶奶便說道：「老身謝氏，先夫裴使君，年已五旬，卻無兒子，止得這個女兒，名喚鳳英，年方二八，尚未適人。因先夫臨終吩咐：要將骸骨歸附祖墳，女兒孝思，情願托身於人，得些財禮，為奔喪之用。我因惜別，蹉跎至今。聞知將軍未有家室，況又住在晉陽，欲將此女奉侍巾櫛，使先夫靈柩得附馬尾還鄉，便是莫大恩惠。不審將軍意下何如？」

石季龍聽了這一遍說話，喜得滿心奇癢，不知搔處，連忙出位打恭說道：「只恐小生愚魯，不足以當令愛之選。」隨修子婿之禮，取出白金一千送過去道：「這些權為路上盤費，到了晉陽，另行大禮。尊居望乞說明。」謝氏道：「至晉陽進西門內，東首第三家，門前有滴水牌樓為記。」石季龍聽了，記在心頭，兩下珍重而別。正是：

止憑一席話，定卻百年情。

不說謝氏奔喪回去。且說石季龍身子已好，又得了這個美人，心下十分快活，即時謝了道士，束裝起程。不止一日，回到晉陽，便叫從人去認明裴使君第宅，一面整理入朝。來至午門外，早有守門官看見，奏知漢王，即時傳旨宣入。石季龍來至金階，拜伏於地，說道：「臣因抱病在途，不及護送太王，乞陛下赦臣之罪。」漢王道：「卿自患病，何罪之有？」即賜平身。石季龍隨立起，就歸於班位。恰好慕容廆與段琨俱在班內，漢王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汝三人並皆青年，今日功已成就。何不婚娶？」石季龍奏道：「頃過平陽，偶有所遇，已納采矣。」漢王見說，即宣慕容廆與段方山近前，說道：「季龍今已納采，汝二人尚未定婚，謝蘭玉與賀玉容二人，素有女德，才色雙全，朕欲與汝為媒。玉容年長，當配段卿，蘭玉可歸慕容道將。」敕令三人在合歡亭內成親。三人一齊謝恩。漢王又命欽天監揀選吉期，欽天監不敢有違，選定本月十五，諸煞不犯。可以完姻。

到了這日，合歡亭內鋪設得金玉輝煌，筵開錦繡，曲奏仙音，三位新郎都穿著大紅吉服，冠帽朝靴，打扮得十分俊雅，真個是

天子為媒，功臣娶婦，一時富貴，壓盡人間。不提慕容廆與段琨，且說石季龍排了許多執事，至裴家親迎，一路上鼓樂喧天，花燈夾道，看的人挨肩擦背。來到裴家，拜雁已畢，即時上馬先回。鳳英小姐打扮得千嬌百媚，從從容容，步出廳前，拜別母親，灑淚上轎。有詩為證：

香風拂拂越羅輕，環佩珊珊下彩雲。

楊柳絲絲眉上發，蓮花朵朵步中生。

三乘花轎，一齊進門，拜過了天地，方才送入洞房。有詩一首，說那賀玉容與謝蘭玉，詩曰：

昔年曾共耀金鞭，今日翻為夫婦緣。

從此諧和成白首，榮華福祿自綿綿。

賀玉容與段琨，謝蘭玉與慕容道將，兩對夫妻，十分和諧，自不必說。且表那石季龍歸入繡房，命女侍將鳳英小姐兜巾揭去，排上綺筵，同飲合巹。石季龍忍不住又將鳳英一看，只見容色鮮妍，真是嬌紅嫩白，石季龍看了，喜得出魂。飲酒已完，同歸鸞帳，良人如玉，淑女如花，得意處與尋常伉儷不同。有詩為證：

洞房深處列笙歌，銀燭生花豔綺羅。

寂寂蘭膏香滿腳，冷冷彩色耀眉窩。

芙蓉帳裡添香暖，翡翠屏間柔語多。

莫道人間無樂事，雙星今已渡天河。

到了次日，隨請謝氏到府中奉養。一連吃了三日筵宴。過了三朝，就約慕容廆與段琨，三對夫妻，一齊入朝謝恩。漢王大喜，賜了許多金花禮物，三個女臣又入後官，朝見烏後。烏後排宴款待，也賜了許多寶物，三人謝恩回府。

漢王在位，溫厚賢明，百姓盡皆樂業，真個是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。段琨、慕容廆、石季龍三人並皆生下男女，三家結為姻親，往來甚密，夫婦共享上壽，子孫繁衍，富貴不絕。

秋復秋兮春復春，花開花落幾回新。